

在巷里小院

汪海玉

长杆，踮脚去拉扯去年冬天留在树上的柚子，硕大的黄柚被服务员一摆在那桌上的木桌上，黄柚散发的清香弥漫着整个小院。你紧盯一颗黄柚入迷，黄柚的香气把你从桌上拉起，手捧一颗，轻嗅去年冬天霜雪残存的味道，仿佛那雪深深的藏在黄柚之心，微闭双眼嗅闻上去，下一个冬天，在你的心底压下腹稿，诗意的一场雪，开始在我们心里落下，好像我们在小巷不再是春暖花开，而是大雪皑皑覆盖整座安康小城，小院一身洁白，宛如待嫁的新娘，等谁几回娶她回家。

坐下来，服务员没有给我们上酒，上了一壶茉莉花茶，我们以茶代酒，茉莉花茶的淡香，黄柚的清香，火锅的浓香，都被围裹在小巷子里，别看小巷子袒露着口子，似乎所有的香气只属于这方小小的院子。小巷深处有人家，小巷人家，值得我们坐下来与之促膝长谈，小巷深深聚拢着人气，我们想，巷子深处，美味飘香不仅仅是我们见一面非得来这里，是所有想见一面的人也会慕名而来。小巷深处并不深，见一面的恋人、朋友、故人，也许都会来这一处静谧的地方，守着火锅的温度，小酌微醺，倾听微风来过，我们来过一面。

微风掀起薄如蝉翼书写着茶经的帘子，羞羞答答遮挡在你的脸颊，近在咫尺，而一张薄薄的帘子我们像是远隔天涯。细碎的风吹过流年里风景，在如斯年华里点缀着我们相识的一点点情愫。是啊，不如见一面，深情的双眸，清澈透明，独特的风情和魅力，张弛有度；似工笔，如素描，鲜明生动飘然而至的见一面，一颦一笑，填补了微风里的空白。相遇、相爱，有时可能就是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情深，渴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但是，世间也有太多的分道扬镳、劳燕分飞。纵使是意难平，可聚散不由你我，人生就是这样无常。

在巷里小院，我们见一面时间很短，吃一顿火锅，听完一首歌，就是这样匆匆续一杯茶，你从那如蝉翼的帘子里走出来，仿佛在一阙唯美的宋词里跳出来，莞尔一笑对坐，斟满一杯茶，溢出的茶韵，在袅袅的微风里散开，惊醒一缕春风，又绿江南岸。

杯子里的茶温尚存，我们再喝一杯，追着春天去奔跑，见一面是跨越山水的浪漫，我们在春风里邂逅，举目望去，白云悠悠，柚子树叶绿星还未隐去，青石板上的脚步深深浅浅，踩在院子的每一块青石板上，油油的青苔上，我们脚步排列整齐。有的人多看一眼都会感到满足，多陪伴一刻，都是幸福。微风又起了，也许多年前的我们，穿行越过某个十字路口，说不定曾在某个地方相见，或者曾经擦肩而过，只是暂时不认识而已，所以在巷里小院见一面吧。

微风停下，怀旧的音乐戛然而止，我们该起身了，在巷里小院，世界那么大，在春天见一面，错的人迟早会走散，对的人早晚会的相逢。

在育才路交错的小巷里，一方小院温煮着灯光，灯光里温煮着火锅，鲜香的火锅底料泛着淡淡的油光。实木砖瓦的院子，清漆沁润过的大门带着一丝古朴。走进去，现代气息的音响，不紧不慢的一首老情歌。我来过，也许是为我而唱，在这里，吃的不仅仅是火锅，更多的是一份有故事的情怀，在这个庭院里发酵着一封时光里的很慢很慢的故事。

院子里一棵是柚子树，另一棵也是柚子树，枝叶茂盛，有风的时候，肥大的叶片来回翻动，有些枯黄残存的叶子，不想再坚持了，风吹一会，盘旋几圈，半晌才落在地上。我们就坐在树下，坐在树下干甚嘞，当然是吃火锅。

隐僻的巷子里我们不是不约而同，单纯的想见一面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吃顿火锅，围炉煮茶，静静地看着彼此。在安康，寓意吉祥的城市，很小，很安静，在育才路巷子口，路宽巷子窄，坐下来，看着彼此，这里就是宽窄巷，仿若就是成都的偏安一隅，在那座阳光明媚的小城里，相遇在小巷深深的院子，看着你的面孔，看着柚子树叶翩翩落下的瞬间，你看向落下的柚子树叶，伸手去接，就像冬天伸开手掌，接住一片雪花，然后在掌心迅速融化，柚子树叶没有雪花那般的纯洁，你也无法接住，轻轻滑落进树下的青石板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

你们先进院子，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桐油漆过的门框，透着老街巷道里的光阴故事，在这小巷深深静谧的时光，你们已经坐下，怀旧的音乐没有停下，是和你们的说话声同时进行交响，你们说得很开心，略显尴尬的服务员，不好意思打断你们，只得边听一首怀旧的曲子边等着。我在怀旧的曲子里珊珊来时迟，柚子树叶就这样落下了，我们就这样坐下，围桌而坐在院子的实木亭子里，我看着你。我们相互的看着，不说话，一首曲子放完，我们缓缓回过神来。服务员问我们是否上菜，上什么菜依然不是那么重要，服务员新切换海来阿木的曲子《不如见一面》，是最好的配料：

"听说你现在一个人睡，后来没少遭婚姻的罪。我听到这里如此难过，又拼了命的想要保护。她们说提起我你沉默，常借着酒意分着对错。我不懂得你情深似海，你不懂得我思念成灾。不如见一面，哪怕是一眼。"日子挨挤挤凑在一起，同住一城，同饮一江水，见一面总是很难。在巷里小院，真的不如见一面，我把手机调至静音状态，管他外面嘈杂纷纷，这方小院里也不会轻易找到，我们见一面。都说相见不如怀念、怀念的时间久了，我们不会忘记初见的容颜，也会在流逝的时光里，总惦记着那些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我们见面，寒暄的话不再是那么多，相顾无言间服务员已经上菜，年轻的服务员手脚麻利，上菜的举手投足和海来阿木的歌词一样优雅，上菜品，服务员退去，手中的餐盘已经换成撑起的一支

“吉祥鸟”告别安康湖

李永明

春来，温度陡升，落在安康湖数日的六只东方白鹳，准备飞向北方了。临走时，六只白鹳绕着安康湖盘旋、鸣叫，吸引着观鸟的人们，拍鸟人争先恐后来到安康湖边目送白鹳，闪光灯下，记录白鹳的姿态。这6只白鹳，时而低飞，擦着湖面，弄一圈一圈涟漪；时而高盘，留下一串鸣叫；时而上蓝天的云深处，衔片片白云，它们恋恋不舍安康湖，爱上这湖清水。湖边的人们，举目相送，挥手告别。之后，六只白鹳一字排开，朝着北方飞去。

白鹳是迁徙的候鸟，它们对自然环境特别是水质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。去年12月初，安康拍鸟人薛勤学发现汉江安康湖迎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具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，在安康中心城区汉江段和黄河河人口处觅食休憩越冬，起初只发现3只，它们美丽的脖颈都是黑色，一双健壮有力的翅膀黑白相间，细长的腿是红色的，飞翔时，姿态高雅，舞姿翩跹，宛如仙女，飞翔轻盈。老薛大为惊叹。老薛是拍鸟达人，在江河湖泊拍了好多年的鸟，对汉江的鸟类、习性烂熟于心，每年进入冬季后，他冒着寒气，顶着冷风，背着几十斤重的拍摄行囊潜伏在汉江四桥附近的草丛中拍摄，汉江四桥上下游水面开阔，碧波荡漾，波光粼粼，旬阳市水电站的闸闸，让这里形成了一湾安康湖，湖两岸生态环境优美，气候温润，湖中鱼虾资源丰富，下游湿地草丰水美，鱼翔浅底，是一片鸟栖息的天堂，也是人们观鸟拍鸟的绝佳场所。汉江和安康湖最常见的鸟有白鹭、大雁、秋沙鸭、小天鹅、灰鹳、白鹳、鹊鸭、白鸭、熊猫鸭、翘鼻麻鸭和野鸭等，它们陶醉在这美景之中，叽叽喳喳叫不停，安康湖一下子就热闹起来，湖中的沙洲，栖息着数不清的鸟儿。

老薛发现东方白鹳后，立即查找资料，拿着照片和录像，征询林业部门鸟类专家查证，从中得知东方白鹳是鸮形目的大型涉禽，形似鹤亦似鹭，体态十分优美，目前全世界仅有约9000只，数量极为稀少，是珍稀濒危鸟类，被称为“东方神鸟”。他兴高采烈，细心拍摄东方白鹳，发布在当地公众号上，立即吸引省内外拍鸟人的关注，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不顾旅途疲惫，在白鹳出没的地方架起专业拍摄设备进行拍摄记录，汉江和安康湖，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拍鸟人。为了让东方白鹳有个越冬的好环境，当地拍鸟人和爱鸟志愿

文化

皂荚树下

李焕龙

初识名为“高井村皂荚树”的这棵古树，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。我从松坝乡进安康城开会，受岳母委托去寻她堂姐，便由老城“三千会”旧址出了城壕堰，跨过大片菜地而进新城辖区，去找一个叫做“皂荚树下”的地名。在安康师范学校探得方位即向东行，过地委党校，再经一片田地，就看到南山排洪渠西边耸立着一棵树冠能遮一大院房子的皂荚树。

那次经历，两大收获：一是看到了此生所见最大的皂荚树；二是得知新城辖区的“城市”东界在文庙，庙东属郊区，过了南山排洪渠就是农村。而这棵长在南山排洪渠西岸上的皂荚树，身軀属城郊，树枝护荫的渠东姨家便是农村。那时，城乡差异巨大，城里的市民是吃商品粮的，城郊的菜农是半自给半供应的，农村的农民是自力更生的。经济条件的不同，导致人们的社会身份悬殊到不得婚配的严重程度。但这皂荚树却始终平等待人，从不厚此薄彼，其阴凉、香气、果实，谁都可以享用。

然而，在土地金贵的高井村，这棵居于城郊、护荫农村，又在新城一带占居树王地位的皂荚树，其身世既显赫又尴尬。显赫在，一声“高井村皂荚树”，便是老少皆知；尴尬在，树荫影响了菜地、麦地的收成，菜农、农民对其面露难色。当年国民党部队在此驻防时，曾砍了主枝，导致这颗巨冠之树于身躯一丈开外失了正身，只留三个分岔和七个分枝。然而，老年人为了护树，就拿这说事：树长百年就成神了，伤者必亡；你看那匪军，不就灭了么？

难忘流水情

陈桦

初到安康市汉滨区流水镇，放眼望去，青石铺就的街道，颇具古风的酒肆店面，令人耳目一新。缓步前行，步行百余步，及至码头，豁然开朗，碧水蜿蜒于青山之间，轻舟摇曳，渐行渐远，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李白的那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饱具诗情画意。

时至今日，我在流水镇已历数个寒暑，认知越深，感怀越深，念之越深，难忘流水情。

难忘流水的人情味。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写道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在流水镇河心村驻村的这段日子里，每逢年尾杀猪时节，邻里相互帮衬，将膘肥臀圆的年猪推上临时搭建的杀猪案，木桶热气蒸腾，众人齐上手，忙碌的身影穿梭于厨房和猪案之间，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悦。一桌丰盛的杀猪菜，令我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，那时的我也曾是围着杀猪案打转的孩童，只是岁月一去不复返，老家的年味亦不复存在。年味所在即人情味的体现，流水的人情味就像多年的老酒，越放越浓。

难忘流水的好味道。谈及流水镇，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全鱼宴。流水的全鱼宴固然远近闻名，但流水的

好味道并不仅仅止于鱼宴。流水镇是个山水镇，物产丰富，且保留着传统的“赶场”，每逢农历的单日，村民们争先恐后，赶往集镇，将家里的特色农产品或者手工织品集中售卖。比如河心公社出产的拐枣酒、苦荞酒，酒香四溢，颇为正宗。又比如洋芋丁丁酱、红薯干、豆腐干、小炸鱼、红薯粉条，地道的农副产品尽显流水人民的勤劳实做。

难忘流水的“鱼”水情。好山好水好风光，清晨的流水镇，寒江泛起如烟似幻的薄雾，缭绕于群山，仿若万丈白龙酣眠，触及此景，除了诗兴，便是“鱼”水情。唐朝李群玉曾有诗曰：七尺青竿一丈丝，菰蒲叶里逐风吹。流水镇作为天然的钓鱼场，每到7月初禁渔期结束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，或站立山脚或蹲坐桥边或泛轻舟，极尽鱼趣，一扫心中烦闷。作为不懂“鱼”事的我，也忍不住举手抛香饵，尽管十钓九空，遗憾之余，更多的是浅尝辄止后的意犹未尽。

执笔于此，情难自抑，更多的是难以言表，只能借古抒情，遥借易安居士李清照的那句“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”来归述难忘流水情。

匆匆

白俊华

凌晨五点，正在酣睡，突然被一阵铃声惊醒。翻身，拿起置于旁侧的手机，一看，是母亲的号码。以为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，慌忙接听，却是虚惊一场。原来，母亲只是提醒几句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不要忘记煮几个鸡蛋吃，或者下一碗面条。答应下来之后，睡意全无。感念母亲关心的同时，不仅感慨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不知不觉，年龄又长了一岁，仿佛只是匆匆的一瞬，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自十八岁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，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三十三个年头，从今天开始，进入第三十四年。三十多年过去，当时辞别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，而且无比清晰。人的一生，总以为很是漫长，但回过头来一看，其实很是短暂。浑然不觉之间，已步入知天命之年，何其匆匆！好多事情，未及细细打理和雕磨，就从身边悄然而逝。甚至，有的根本没有留下丝毫印痕。无所谓遗憾，也无所谓触痛，只是觉得，岁月仍继续，人却将老去。

闲来无事，翻看手机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林林总总，几百上千个微信好友和电话号码，依次有序地排在那里。想想，有些

常态保持联系，有些偶尔沟通一下，有些早已忘记是谁，像一个个陌生的符号，搁浅于时光深处。人活一世，不可能独自走完一生而终老，无论是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还是至中年、老年，无论是入托上学，还是就业工作，总要接触好些人，经历好些事。在融入世界和社会的过程当中，与各种各色的面孔相遇、相识、相交、相知。初始，结伴而行。终了，有聚有散。聚，次数有限，屈指可数；散，没有理由，而且常态。最后留在身边的，可谓大浪淘沙、沙里淘金。而那些远去无踪的，既谈不上交恶，亦扯不上交情，只能算是匆匆过客。即便依然留在身边的，终有一天也会随风而去，唯剩一道身影，或是一副音容，在记忆深处偶尔泛起波波涟漪。就像爱与恨，很难区分对错，爱过也就爱过了，恨过也就恨过了，皆是生命中的一支曲子，弹罢，唱罢，也就散了。不过，细思起来，终究有些失落。因何？恐怕有些悔意，当初没有珍惜，就那么匆匆而又简单地放手了。

静坐之时，会想起一些人，亲人、发小、老师、同事、好友，他们之中，因为各种境况，

别人说不好看，他看到：再没有树根裸露，也不再有人接近树身了，这项给皂荚树做的土建工程，让他和家人打心眼里高兴。

时过两年，他见树身起了白色花斑，树叶发黄变干，赶紧浇水，却不管用，就请专家来看。这一看，发现了大问题：树身因当年匪军所砍主枝而腐败生虫，年长而久，身躯已空。他们搭梯子上去，掏了两天，掏出两人合围的巨洞，才把废物杂质清净，给树洞口加了铁盖，给树身打了铁箍，给树枝支了钢架，再施以营养、治了病虫，才使这古木焕发青春，生机蓬发。

直到大前年，安康市住建局来给古树名木挂牌，李延福才知道：这树是二级保护对象，树龄已超过300年。也是这次的仔细测量，他才记住了这树的基本数据：树高11米，树围3.35米，东西冠阔12.9米，南北冠阔10.2米。后来，他慢慢知道了它的药用价值，以及植物学、文学中的许多描述。在与这树共生的岁月中，他既感到这人格化的大树已成精神伙伴，又感到周边众人的生活已与这树相融了。

我与这皂荚树亲近，是因市政格局变化，在这里修了宽阔的高井路。因而，迁居广电小区的我，早晚经此走路锻炼，便可时常在对面看看树，偶而到村下歇口气。昨天傍晚路过时，见这椭圆形楼房下的“古树轩轩商行”和棋牌室的中老年客人不少，树下还有聊天的、拍照的，我就过来凑热闹。一位女邻居和李延福开玩笑：大树大树，要发大财！李延福没有回话，只是微笑着仰望树冠，望出了满目祥光。

萬川臨資福德墨罔
初流深父因建悲談
誠不履事惡名絲彼
美息薄君精立淬短
慎淵夙曰福形詩靡
終澄興嚴緣端讚恃
宜取溫興善表羔已
令暎清敬慶正羊長
榮容似孝尺空景信
業止蘭當辟谷行使
所若斯竭非傳維可
基思馨力寶聲賢霞
器言如忠寸虛剋器
辭松則陰堂念欲
安之畫是習作難
定盛命競聽聖量

书法

王永峰

不少相继离我而去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回忆，本身就是思念和怀念，或者还有未还的恩情。这些人，在我的生命旅程中，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有的不止一笔，而是几笔或多笔。倘若没有他们，我的人生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，自己也不能预料，大概率不会有多少精彩的一瞬间，更不会丰厚的收成。在外闯荡三十多年，尽管经历过风霜雨雪，品味过辛酸苦辣，甚至受过很多伤，增添很多疤，但从内心来讲，既无悔，亦无愧。但若深究，终是有些欠缺。对于那些给予我关心、关怀、关爱的人，自己回馈和报答得实在是太少了。有时也想，不着急，有时间，慢慢来，总是认为还有机会。直到有人真的离世而去，才感知时间根本不等人。不要以为年轻就是资本，一个不经意，就匆匆错过了。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无法付诸行动。此时滋味，尝过之人，方知甜苦。可那又有何用呢，人已逝，路已远，追是追不上的。

匆匆，虽是一种形容，一个瞬间，但却丝毫忽略不得。只有感同身受过，黯然神伤过，才会懂得当下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珍惜！

